

薛文清公讀書錄(二)
白 沙 語 要
楓 山 章 先 生 語 錄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學山
學海類編及嶺南遺書皆收有
此書百陵在先故據以影印並
附嶺南本鄒元標識伍崇曜跋
于后

予自志學聞諸先達言必稱先生取先生書讀之蓋數徧矣先生論學在靜中養出端倪又曰吾學以自然爲宗予亦嘗用心於內似端倪呈露廿餘年無所得又嘗究自然爲宗之旨與先生之學似若扞格近知先生之學自得者深非言語可求也夫端倪無處無之予以端倪求之無怪乎不得其端也道本自然予有心求自然終與自然者殊也先生語云求靜之意反覆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祇益動耳又曰從前欲洗安排障先生所謂養出端倪自然爲宗者意在新乎意在斯乎萬歷甲午秋月吉水後學鄒元標爾瞻識

右白沙語要一卷。明新會陳獻章公甫撰。按先生理學名儒。前明卽從祀孔庭。微言奧旨。講學者宗焉。顧先生之言曰。此理之妙不可言。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而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又曰。其不事著述。而欲歸於無言。蓋以道之顯晦在人。不在言。伏羲著述止數畫。而畫前又有易。六經而外。散之諸子百家。皆贅言而已矣。語要云乎哉。故說者謂先生講學。頗近於禪。而自明迄今。毀譽參半。善乎惲敬大雲山房文稿曰。有明以來。言學者人人殊矣。未有不致慎於五倫者。先生自正統十二年。舉於鄉。十三年。赴會試。景泰二年。亦赴會試。後更十五年。至成化二年。始赴會試。此何爲哉。蓋景帝之立。所以守社稷也。義本甚正。然英宗歸而綱之南內。則君臣之禮廢。而兄弟之恩絕矣。易太子則父子之道舛矣。至英宗復辟。輔之者幾同於簒。於是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不可復明。遂成一攘奪之天下。嗚呼。此先生所以不出也。人倫明而後道學正。故先生爲大儒。其論頗確。先生全集九卷。暨張胡所編白沙遺言纂要十卷。四庫提要已著錄。是書與湛文簡甘泉新論同載於曹溶學海類編子類。爰校勘數字。而重刊之。以識景仰之私。卷末有鄒元標後序。元標以氣節重一時。其學源出桃江。而顧服膺是書。亦可知波瀾莫二矣。乙巳立春後五日。後學伍崇曜謹跋。

白沙語要一卷

新會陳獻章公甫

人爭一箇覺纔覺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銖軒冕而壓金玉耶

能以四大形骸爲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吾戚戚哉

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屈信與道翱翔固吾儒事也吾志其行乎

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
死與草木一耳

有蔽則暗無蔽則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
臭味蔽四肢以安佚一掬之力不勝羣蔽則其去禽
獸不遠矣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
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賤貧賤功利
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

優游自足無外慕嗒乎若忘在身忘身在事忘事在
家忘家在天下忘天下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詘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

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學爲己者其仕也爲人學爲人者其仕也爲己斷無疑矣

學賢知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疑者覺悟之機也讀書非難悟作者意執其機用之不泥爲難也

人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賤重日與逐逐者伍耶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澈必不能有見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息天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邪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

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子虛長楊飾巧誇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

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已復禮是也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嬪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

貪官污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輩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

以一念好生之仁代血戰數萬之兵

旁引善類以扶天地之元氣大明公道以壽國家之

命脉

法不貸於豪右惠可及乎榮辱

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既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况于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

顏子超然有見於卓爾之地所以遨遊乎聖人之方而玄同乎聖人之神者非可揣摩而得也故其言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奔軼絕塵而回則踵乎其後性靜者可以爲學二程之得於周子也

易六十四卦辭吉凶相錯獨謙爲全吉孔子贊之曰

謙尊而光孟子稱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三代以前
師傅一尊而王業盛歟歟既出而世道亨

動於此應於彼默而觀之一生生之機代運無窮無
我無人無古無今塞乎天地之間夷狄禽獸草木昆
虫一體惟吾命之沛乎盛哉程子謂切脉可以體仁
仁人心也竟此心也足以保四海不能竟之不足以
保妻子可不思乎

學者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
致養其在我者勿以見聞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
虛圓不測之神

靈臺洞虛一塵不染浮華盡剝真實乃見鼓瑟鳴琴
一回一點氣蘊春風之和心游太古之面人具七尺
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賢

唐狄梁公以一身繫唐宗社之重扶陽抑陰光復唐
祚事載簡冊昭昭如日星可謂有大功于唐矣賢者
識其心自白雲一念中來故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

余曩讀蘇子瞻剛記想見其人青天白日其立於朝
也如千仞之壁可望而不可卽

語要卷完